



夜渡乌龙河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夜渡乌巢河

少年文艺选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夜渡乌龙河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00·095 每册0.27元

目 录

小 说

小闯将·····	钟兴兵 (1)
新来的蚕姑娘·····	曹裕椿 (38)
值 夜·····	跃小兵 (50)
候补班长·····	陈树民 (64)
猛 子·····	袁 浩 (72)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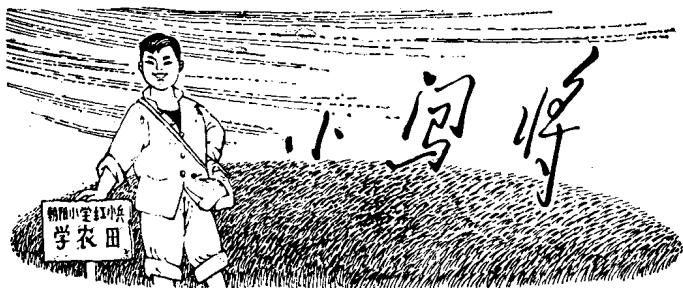
新 家·····	陈咏华 (85)
旧军装·····	许金涛 (87)
山村来了好老师 (外一首)·····	陈永昌 (89)
农村新人赞·····	董志桥 (93)
邮递员 (外一章)·····	李华岚 (97)

革 命 故 事

“老交通”·····	张汉文 (99)
雄鹰展翅·····	盐城县龙冈公社 业余文艺创作组 (114)

散文 · 童话

夜渡乌龙河·····	吴周文 (123)
小石蛋和喇叭花·····	潘 璜 (139)



钟 兴 兵

七月的水乡，绿色的世界，树绿水绿禾苗绿，屋顶上牵满瓜藤豆蔓，房子也是绿的，美极了。

中午的太阳热得象一团火，西南风轻轻地吹过，无边的秧田就象绿色的海洋，波浪滚滚，拂拂的秧叶儿，象是在向谁点头招手呢？

秧田间的田埂上，走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矮墩墩胖实实的个儿，黑油油的方脸盘上，衬托着一双乌光闪亮的大眼睛，翘翘的鼻尖底下，嘴巴抿得紧紧的，面颊上那块不太显眼的伤疤，更给他增添了几

• 1 •

分倔犟劲。

他叫范小牛，在朝阳小学读五年级，是这个班的红小兵排长。

今天下午，他们班按学校原计划是在学农田里上常识课。吃过午饭，范小牛兴奋地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穿过一片碧绿的秧田，跨过水流滚滚的水渠，在一块长势特别好的秧田边停住了。

田埂旁，插着一根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写着一行鲜红的大字：

朝阳小学红小兵学农田

同学们还没有到，范小牛就在田埂旁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打开书本，预习课文。

范小牛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课文，学校里传来上课的钟声“当当！当当！……”钟声飞过碧绿的秧田，在村野的上空震响。

范小牛心里有些奇怪：上课时间到了，王老师和同学们怎么一个都不来呢？

范小牛站起身，掸去书包上的泥灰，抬头向学校的方向望去，只见李小海同学在飞快地奔来，边跑边喊：“小牛，快来，王老师叫你哩。”

范小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迎上去问：“小海，怎么啦？”

李小海气喘吁吁地说：“上午你给队里送青草，提前离开了学校。放学时，王老师说，下午的常识课改在教室里上啦，并要我通知你。可我把它忘了。”

范小牛忙问：“为什么要改到教室里上啊？”

李小海说：“王老师说要提高教学质量，往后不到田头来上课啦。”

范小牛走到教室门口，只见鬓发花白的王重文老师，正在黑板上画着一棵水稻。

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低声交谈着，范小牛的出现，使多少双水灵灵的大眼一齐转向门口。王重文老师转过身，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意思是说：

“安静点！”

范小牛坐到桌位上，看着王老师手里的那支粉笔，在黑板上画着水稻。

王重文画得很吃力，画了擦，擦了又画，那支粉笔似乎有点不听话，歪歪扭扭的。

教室里猛地响起一声：“报告！”

同学们回头一看，只见范小牛用力地举起一只拳头。

王重文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放下手里的半截粉笔问：“怎么啦？”

范小牛正要说话，跟他同桌的李小海，在桌位下

直扯他的衣角。

王重文目视着范小牛，伸出一只手掌，向上抬了抬：“说吧。”

范小牛站起身说：“王老师，学农田长着秧苗，到秧田边上课吧。”



范小牛话音刚落，教室里就活跃起来了。

王重文看着很不平静的课堂，心里对范小牛很有意见，放粗了喉咙说：“现在是上课时间，有意见课后再提！”

范小牛睁圆着怀疑的眼睛，要求继续发言。

王重文又把伸出的巴掌，用力向下压了压，示意范小牛坐下，抑制着气愤的情绪，放低声音说：“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那天看不见水稻棉花，现在应该集中时间多学些文化知识。”

范小牛又站起身说：“学校里办了学农田，就是要开展学农活动，把书本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农业知识课在教室里上，我们听不懂。”

同学们也跟着嚷开了：“对，讲农业知识的课应该到田头去上！”

“老师，到学农田去上课吧。”

王重文嘴唇微微颤抖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范小牛，你是红小兵排长，带头破坏课堂秩序，你——！”

“当！当！……”下课的钟声响了。

“啪”地一声，王重文合起书本，跨出教室，可是，没走几步远，忽然想起范小牛昨天有一道算术题还没有做好，又回过身来：

“范小牛，到办公室去一下！”

二

这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班级不多，只有四个教师。王重文是学校负责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和教革组长一起到县里参加教育革命现场会去了。

现在学校里缺少一个教师，王重文一个人担负了两个班级的课程，他没有感到吃力，安排得井井有条。

可是，这几天村子里却不平静，风一阵雨一阵，不住往王重文耳朵眼里刮：

“农村里的孩子土生土长，用不着种学农田，应该把田还掉，集中时间搞课堂教学。”

“当老师不能图省事，把学生领到学农田里转转，混混一天，这是不负责任哪！”

同时，还传出一些难听的话，说什么“老师不象老师，学生不象学生，范小牛却要爬到老师的头上了！”在这些反映面前，他有些捉摸不定了。不过，有着三十多年教龄、搞惯了课堂教学的王重文，总觉得群众对学校的反映，做教师的应该虚心听取，才能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因此，也就把五年级的这堂常识课，从田头搬回教室来了。

范小牛走进办公室，直冲冲地问：“老师，叫我有事？”

王重文望着范小牛，心里很不平静：贫下中农把子女送进学校，就是要让孩子们多学点文化知识，将来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如果让学生往庄稼地里钻，又何必来上学呢？作为一个培养新的一代的人民教师，作为一个学校负责人，肩上挑着多重的担子啊！他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恨不能把自己懂得的知识，一股脑儿都教给孩子们。然而，他的心情往往并不能为孩子所理解，站在他面前的范小牛，不就是这样的吗？不知是听了那些风言风语，还是范小牛爱提意见，使他对范小牛特别有反感。然而，当他想到教育孩子是老师的责任，满肚子的火已消了一半。他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咧了咧嘴巴：“坐下。”接着心平气和地说：“小牛，你是贫下中农的孩子，现在应该认真学好文化课，将来才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哪！”

范小牛没有坐，仍然站着：“老师，死啃书本本，许多实际知识都搞不懂，怎能学好文化课！”

王重文没有理会范小牛的话，他从办公桌上抽出范小牛的算术作业说：“看看，这道算术题怎么不做呐？”

: 7 :

范小牛指着作业本说：“这样的算术题，不是我们必须学的基本知识，学了没用！”

王重文气得直翻作业本：“一包枣核钉，就是你出尖！”

范小牛昂着头：“很多同学都有意见。”

王重文把课本掷到桌上：“做好这道算术题再回家。”说罢，一步跨出办公室，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一道“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在范小牛看来，实在没意思，什么鸡腿兔腿的，这有什么算头呢？队里养了那么多鸡鸭，就没有把它和兔子放在一起，小海的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挥着竹竿赶着成百成千的鸭群，很快就数出来了，就是没有数过鸡腿鸭腿啊！

放晚学了。王重文站在操场上，目送着走散在田埂上的一群群学生，直看到学生们都走远了，才想起范小牛还留在办公室里。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告诉他，碰到象范小牛这样的同学，只有和家长取得配合，才能教育得好，于是便向范小牛家里走去。

校园里一片宁静，范小牛望着算术作业簿，心里翻腾着：奇怪，王老师是学校负责人，不支持我们学农，又给我们出了些奇奇怪怪的算术补充题……这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吗？会不会有其它原因呢？这几

天，在村子里也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啊！

范小牛等了好半天，不见王老师回来，更不知道他到那儿去了，就从算术作业簿上撕下一页纸，写道：

王老师：

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做执行革命路线的小闯将，不做修正主义路线的小绵羊！

范 小 牛

范小牛把纸条放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用墨水瓶压好，回到教室里一看，书包不见了。心想：准是李小海帮我带回去啦。便跳跳蹦蹦地来找李小海。

范小牛那里知道，这时候的王老师，在水渠边找到他的爸爸，正在告他的状呢！

三

李小海家院子里，有棵白杨树，茂密的枝叶，遮住了半个院子，就象座凉棚。

李小海放学回到家里，在院子里做纸工玩。他正拿起一只纸火箭，对准高高的白杨树顶掷出去，范小牛急冲冲地跑来，喊了一声：“小海，我的书包呢？”

李小海问：“老师叫你，还是为上课的事吗？”

范小牛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还有一道算术题我没有做。”

李小海忙问：“就是那道‘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吗？哎呀，我也没做，你做好啦？”

范小牛说：“怪里怪气的题目，做了有啥用。”

李小海接着问：“王老师没处分你吧？”

范小牛满不在乎地说：“只要我做得对，我才不怕呐。”

李小海又问：“小牛，王老师不支持我们学农怎么办？”

范小牛说：“我们要顶！”

李小海劝他说：“小牛，王老师是学校负责人，又是我们的老师，再顶，他可要发火啦。”

范小牛毫不动摇地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遇到不对的事情，就是要斗！”

李小海觉得范小牛说的话很有道理，心里暗暗钦佩，同时也有点替他担心，便不再问下去，拿起纸火箭说：“小牛，你看这只火箭，是用香烟纸折的，准能飞上树顶。”边说边掷向白杨树，那知用力过猛，纸火箭穿过几片树叶，飞向隔壁院子里。

那边院子里，地主分子老妖婆正在喂鸡食，两只

萝卜干似的耳朵，入神地听着院子这边范小牛和李小海的谈话，心里正暗暗得意，冷不防头发根上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戳，吓了一跳，拔下一看，原来是那边院子里飞过来的纸火箭，气得骂道：“有人养没人管的小东西！”不过，老妖婆没敢骂出声，是骂给自己听的。

范小牛和李小海玩了一会，才背起书包回家，走到水渠边，只见爸爸牵着队里的大水牛，手里拿着牛鞭，也从地里收工回来。

范小牛迎上去说：“爸爸，让我帮你牵回牛棚里去吧。”

爸爸把大水牛拴在路边树干上，板着面孔说：“你到那儿去啦？”

范小牛回答说：“到小海家拿书包的啊。”

爸爸响起打雷般的声音：“你的书包怎飞到小海家去啦？”

范小牛没瞞爸爸：“老师叫我谈话，小海帮我把书包带回家的。”

爸爸气愤地问：“谁叫你惹老师生气啦？”

范小牛有些莫明其妙：“没有哇。”

爸爸气得嘴唇发抖：“你不认真学习，扰乱课堂秩序还瞞着我！”

范小牛这才恍然大悟：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爸爸已经知道了。奇怪，是谁告诉爸爸的呢？

范小牛反问道：“谁说的？我没有惹老师生气。”

爸爸喝道：“王老师都跑上门来告状啦，你还赖！”

范小牛理直气壮地说：“他告我的状，我还要告他的状哩。”

爸爸手里握着牛鞭，生气地说：“你还犟嘴，这犟脾气是打那儿学来的？”

范小牛头一昂：“就是跟你学的嘛！”

范小牛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听爸爸说过：成立农业社那年，大坏蛋刘少奇吹黑风，胡说什么“农业社办早了”。这股风刮到村子里，地主富农煽动闹退社。一天，爸爸架着牛在地里耕田，几户富裕中农要把牛拉回去。爸爸直冲冲地问：“这是谁叫你们来的？！”要拉回耕牛的人吵吵嚷嚷：“农业社办早了，高头都有人说话啦。”爸爸紧握牛绳：

“农业社是毛主席叫办的，毛主席没叫散，你们休想拔走一根牛毛！”闹退社的富户找不出理由，硬拦住牛头不让耕地，爸爸举起手里的牛鞭，响起铜钟般的声音：“要走回头路，要砍掉农业社，这是做梦！”

接着“叭”地一声，甩起惊天动地的响鞭，唱起呵呵嘞嘞的牛歌，闹退社的人吓得退到一边，躲在一边看热闹的地主富农，也都吓得溜走了！贫下中农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说：“老范哪，你一个响鞭，一声呵呵嘞嘞，长了我们的志气，顶住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爸爸也笑着说：“谁要走回头路，我拚了老命也不答应！”

爸爸听范小牛说是跟自己学的，心里猛地一震，放下举起的牛鞭问：“我什么时候叫你跟老师顶嘴的？”

范小牛指着学农田说：“爸爸，学校里建立了学农田，我们第一次到这块田里来上课，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阶级敌人梦想搞复辟，从互助合作到现在，刮过几次倒退的妖风，都给贫下中农顶住了。你们一定要种好学农田，贫下中农的骨气，要世代传下去。可是，眼前学校里刮起反对学农的妖风，把我们关在教室里死啃书本本，我跟老师顶了几句，你怎么就要动起牛鞭来啦？”

爸爸吃惊地问：“反对学农，谁说的？”

范小牛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对爸爸说了。

原来，爸爸不知道这些。王老师来找他，本想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一遍，听听这位老贫农的意见，可